



滿洲名稱之種種推測

馮家昇

一 小序

滿洲(Manchuria)爲一極閃爍之名稱，以中文言，「洲」與州府之「州」音同形似，又與所謂世界大陸「五洲」之「洲」字同，而常用爲地域之名；以英文言，Manchuria之「a」亦表示地理名稱之語尾，如 Asia, Australia 等等，Churia 正與中文之「洲」字巧合。不知中國史地者，與夫知而不深者，驟見此中英文巧合之名稱，殆無不疑「滿洲」爲一地城之名焉。

夫「滿洲」本有其原意，與夫代表之對象，並非地域之名，前人先我而言之矣。「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固彰彰可考也。」(滿洲源流攷卷一) 十七世紀時，歐西學者未有以「滿洲」命名者，如 De Rougemont 之 Historia Tartario-Sinica Nova 1673, The Rev. M. Martini 之 Historie des deux Conquerans Tartares Qui out subjugué

la chine 1690 等書，不曰女真 Njudea 卽曰韃靼 Tartars。自俄人東漸，「滿洲」之名始著，然猶以爲部族之名焉。十八世紀後，歐西學者一變其從來之用語，而以「滿洲」代之矣。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西曆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與俄國東省鐵路續訂合同第一條云：「此東省鐵路幹路之支路達至旅順，大連灣海口，取名東省鐵路南滿洲支路。」又第七條云：「南滿洲鐵路方向及經過地方，應俟總監工在滿洲地方勘定情形，報明公司總局後，由公司或在北京之代辦人，與鐵路總辦共同商定。」此南滿洲之名始見於中國文書者也。顧此條約之稱南滿洲，在吾人不過就地理之方向而命名，如一省之稱省南，省北；初未料因用字不慎，而啟外人割裂之漸也。

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日俄之戰告終，締結朴茨茅斯條約 Ports Mouth Treaty，割分雙方勢力範圍，長春以南屬日，長春以北歸俄，各就勢力範圍所及，妄分南北滿。南滿，北滿之名，自是始定。

渡假而有喧賓奪主之勢，不曰「東三省」而曰「滿洲」，不曰「奉天」，「吉林」，「黑龍江」而曰「南滿」，「北滿」。取日俄歐美之文書觀之，凡關東省者，無不以此新名為標題，即國人著述中，以滿洲，南滿，北滿命名者，何可勝數！

夫外人命名，意必別有所受，而吾國上自大學教授之研究報告，下至小學校之教科書，尤而效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號稱支那學家之寇林

S. Couling 所著支那學辭彙 *Encyclopaedic Sinica* 滿洲字下

注云：「就地理上，分南滿，北滿。」誠極天下之大謬！地理上如何分法？何度，何山，何水，為南滿，北滿？後有增訂其書者，首應正其謬妄，而改作：「就政治上，分南滿，北滿。」然歐美人之誤解，孰尸其咎，豈非吾人無意間助成此大謬哉？

九一八以後，日人樹立偽國曰「滿洲國」，據報所載，其疆域之大，不惟包含東三省，熱河，且囊括外蒙之東部，更欲割京東（山海關內一帶）為其邊鄙，以此類推，則平津滄洛，莫不為「滿洲國」之疆域矣。封豕長蛇，其欲無厭，得隴望蜀之心，靡有底止！

日本野心政治家，狡猾外交家，嘗以滿洲名稱之悶燥，易於利用，而滿感歐美人之聽聞，國人寧承恩君著遼寧省沿革及滿洲人攷 *Historical Account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Manchus* 提出

一九二九年太平洋國交討論會，力闢其妄。後以文之一部——滿洲字

義攷——譯載東北叢刊第一期，今年五月復就本文略加刪潤，轉載北

平新晨報副刊東北問題欄。用意所在，實獲我心。惜取材不廣，並未注明出處，不知者方疑為杜撰。故本文羅列羣書，一一標明出處，或視為寧文之「補」，「續」，亦無不可。

二 滿洲名稱產生之推測

滿洲產生之年代，有三說：據清代各種官書，滿洲之為國號，始於遠祖布庫里雍順息三姓人爭之後。據魏源聖武記，則始於太祖天命元年，明萬曆四十四年。惟明末文書，朝鮮載籍，至今未發現其名，故日人市村瓚次郎，稻葉君山，國人朱希祖諸氏，斷定滿洲為晚出之名稱，至早不出太宗天聰之世。

甲 始於遠祖布庫里雍順說

我朝發祥長白，自遠祖定三姓之亂，居俄漢惠之野，鄂多理城，在今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國號曰滿洲，是為滿洲開基之始。（*皇朝文獻通攷*卷二七一）

我朝發祥長白，建國號滿洲，遠肇祖締興京，肇基王迹，傳至興祖，景祖，積功累仁，基緒益大。（*皇朝通典*卷九十）

……三姓者，謂曰「我等蓋息爭，推此人為國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妻以百里，奉為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居長白東俄漢惠之野俄菜里城，國號滿洲，是為開基之始。」（*王先謙東華錄*卷一）

此外若吉林通志，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攷，所載均同，殆出一源無疑，其源於何書，則太祖實錄也。按太祖實錄，國中有二：一為北平故宮博物院新發現者，一為民國十九年遼寧通志館所據以影印者。前者為未經改

竄之本，後者譯名文句略異，似經增修之本。二本字句之間，雖有出入，至謂滿洲爲國號始於布庫里雍順則一。

滿洲源起于長白山之東北，布庫哩山下，一泊名布勒喇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三名佛庫倫，浴畢上岸，有神鵲銜一朱果，置佛庫倫衣上，色甚鮮妍。佛庫倫愛之，不忍釋手，遂銜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卽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覺腹重，不能同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藥，諒無死理。此乃天意，俟爾身輕，昇未晚。」遂別去。佛庫倫後生一男，生而能言，倏爾長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實令汝以定亂國，可往彼處，將所生緣由一一詳說，乃與一舟順水去，卽其地名。」言訖忽不見。其子乘舟順水而下，至于人居之處，登岸折柳條爲坐具，似椅形，獨踞其上。彼時長白山東南，鄂讓輝（地名）鄂多里（地名）內，有三姓爭爲酋長，終日互相殺，適一人來取水，見其子舉止奇異，相貌非常，因至爭鬪之處，告衆曰：「汝等無事，我於取水處，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虛生此人，盍往觀之！」三姓人聞言，罷戰同衆往觀，及見，果非常人，異而詰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姓愛新（漢語金也），名布庫哩雍順。天降我定汝等之亂。」因將母所囑之言告之。衆皆驚異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攜手擁捧而回。三姓人息爭，共奉布庫哩雍順爲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南朝魏名建州）（見影印滿洲實錄卷一）

此所載清之起原，怪誕不經，全段事實，與鄙俚小說無異。更有兩點足引吾人注意：（一）三仙女浴於泊，佛庫倫銜神鵲所遺朱果而生布庫哩雍順，正與簡狄同三人行浴，吞玄鳥之卵而孕生殷契之故事相類似。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妣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焉。」或修清太祖實錄時，欲神乎其事，參取史記殷本紀，亦未可知。（二）三姓人想係三小部酋，鄂讓輝，鄂多里，本二小地，以野蠻未化之小民族，謂有國號，殊未足信，故柯劭忞先生等修清

史稿，特改云「號其部族曰滿洲。」「其先蓋金遺部，始祖布庫哩雍順，母曰佛庫倫，相傳感朱果而孕，稍長定三姓之亂，衆奉爲貝勒……號其部族曰滿洲，滿洲自此始。」（太祖本紀）不曰「天降三仙女」而曰「蓋金遺部」，不以感朱果而孕爲實，而曰「相傳」，不曰「其國定號滿洲」而曰「號其部族曰滿洲」，蓋亦深知太祖實錄之荒誕虛僞矣。統觀此段，似合中國人傳說之成分，顯係修實錄時所增飾也。

乙 始於清太祖說

中國自先秦以來，代有國號，而新定國號，大抵多在第一期——（契丹改遼在太宗大同元年，蒙古改元在世祖至元八年）——蓋「命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二十九）明萬曆四十四年，清太祖逐漸征服各部，頗有國之雛形，故建元建號，亦事理之當然。

武紀卷一 關國龍興記

大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受覆育列國英明尊號，國號滿洲，時萬曆四十四年。（魏源聖武紀）就常情言，魏源記大命元年建號滿洲，本無可疑，如契丹以遼爲號，雖始自太宗大同元年，而太祖神冊元年亦曾以「契丹」爲號矣。蒙古以元爲號，雖始自世祖至元八年，而太祖亦以蒙古爲國號矣。契丹國志卷一云：「是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帝，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冊，國號契丹。」又彭大雅黑韃事略（王靜安蒙古史料）四種叢書本云：「黑韃之國，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皆

惟對魏源聖武記之出處，令人不能無疑。魏源生乾隆之世，去太祖天命元年已百數十年，其未得睹當時實況，自不待言，則其所據亦必太宗以後之材料矣。按太祖實錄丙辰年，有「建元天命」之語，並無建號之文。又據滿文老檔、朝鮮文書，北平故宮所藏檔案，奉天吉林所留之遺跡，太祖曾以「後金」或「金」爲國號矣。然建號「後金」或「金」始於何年乎？清史稿太祖本紀云：

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上即位建元天命定國號曰「金」。

吾人於此有以下之解釋：天命元年，太祖號金，爲無可掩諱之事，種種證據想也。爲修清史稿諸氏所見，故於天命元年而謂號金之始，太祖實錄不載號金之語，想係以金爲諱，惟欲塗改爲滿洲，則又與遠祖建號滿洲之文相衝突，故索性留以爲漏洞，向無建號之語也。至魏源想與吾人有同感，以爲野蠻未化之小民族，向謂建立國號，乃無稽之談，故移於太祖天命元年。審乎此，則滿洲之爲國號而謂始於太祖，殊未可信也。

章太炎先生云：「竊疑此名，乃刺麻以『曼殊師利』寵錫之，非其本稱。今奉天旗族尙多，除官僚外，祇自知爲旗人，不知爲滿洲人，若果爲部落正稱，何以其人絕不能曉？」又云：「其名既自蕃僧與之，則太祖初建國，尙無此名可知也。」（華國月刊第二三期與弟子吳承仕論滿洲舊事書）

章先生此說，乃對主張滿洲爲從來之族號者而發，意謂滿洲一詞，不但太祖以前無之，太祖初建國時，亦無之。其理由不外二點：（一）奉天旗族

祇自知爲旗人，不知爲滿洲人；（二）蕃僧來上「曼殊師利」尊號，在太祖建國以後。余意此二點均非健全之解釋，就第一點言，滿洲果爲部落正稱，無知旗人安能知之？如今中國鄉野農民若詰以何國人，或尙自知爲中國人，或竟不知自己爲中國人者多矣，安能自別爲漢族耶？就第二點言，太祖建國以後，西藏來上佛號，乃見於史者。考明永樂九年，明廷於吉林附近設僧綱司，成祖更建永寧寺梵宇。曹廷杰曾手拓混同江東岸古碑四紙：一碑正書「重建永寧寺記」六字，下隱約有「正德二年」字，一碑正書「永寧寺記」四字橫列，首行「勅修奴兒干永寧寺碑」九字，猶可辨。一小碑四字橫列，碑文有「吳氣中亥受屯金帝丸並更立丹風」等字，吳大澂以爲唐古忒文，實女真小字也。（見吳大澂《遼東雜錄》）由此足知建州女真人間，早有佛教之流傳矣，何待蕃僧來上而始有佛號耶？

總之，魏源聖武記所載太祖天命元年建號滿洲之文，固不足信，章太炎先生以爲「滿洲」不見於太祖建國之初，於意亦未安。

丙 始於清太宗之偽造說

清人摧殘其先史跡之真相而引吾人注意者有三：（一）文字之獄，直書其實況，如莊廷鑑因補朱國楨明史稿中之崇禎一朝事實，而被戮屍，戴名世採方孝標之滇黔紀聞著南山集，而孝標戮屍，名世棄市。其二乃欲滅絕前人記載其先之有關部分，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二年，共

燒毀二十四次，查繳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本。然此不過就浙江一省而言，想當日全國會遍搜查矣。如山西等省以詩文碑刻爲查繳之列，河南等省於乾隆四十三年亦查繳數百種，以此類推，合全國共禁燬之書可知矣。（見杭州抱經堂書局石印清代禁書總目四種）其三則以本朝爲諱之文句，而改竄前朝紀錄，如「後金」「金」在太祖時，本無可諱，故滿文老檔仍存其字，而太宗以後以爲避諱，於太祖太宗實錄則刪改之。清太宗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改元崇德，改號大清。吾人於大清國號以前，總當滿洲爲其國號，孰知數十年前日入市村瓊次郎，稻葉君山，搜羅各種史實，揭破其祕密，原來大清以前，「後金」「金」亦爲其國號矣。

稻葉君山於明治間，隨內藤虎次郎去東省，潛心研究清史，經十數寒暑，成當代清史專家，氏說一出，轟動全國，有譽之者，有毀之者，然而事實所在，令人不能不折服也。惟其說流於偏頗，有不能令余同意者。氏謂「滿洲」二字始於編纂崇德朝實錄之日，以前遺錄及文書實無此說。彼等欲絕滅乾隆以前諸帝舊記之真相，故創如此說。（清朝全史但澤譯本上冊頁六九）朱希祖君引而申之，謂改建州爲滿洲，實起於清太宗，二說異途同歸，均以滿洲始於清太宗之僞造。

(一) 諱「後金」「金」而改滿洲

據明神宗實錄，皇明從信錄，三朝遼事實錄，明季北略，朝野記，朝鮮咨報，奉天崇謨閣，北平故宮，北平大學等處所藏之文書檔案，所載「金

國」「後金」等字樣，無慮數十條。遺跡方面，則有遼陽南門外喇嘛法師寶塔，瀋陽城撫近門之扁額，東京城之扁額，大石橋娘娘廟碑，均鐫「後金」與「金國」等字樣，故清太祖太宗曾以「後金」「金」爲國號，至今已成定案，無可否認。然據清之官書私著，此等字眼絕不可見，即連其線索亦難尋覓。今日吾人所知所見者，崇德以前爲「滿洲」，崇德以後爲「大清」。稻葉君山云：

太宗即位而後，經過八年以慧眼靜觀，灼見此種名稱於國運之發展上，固有重大不良之影響，故曠作斷然之處置。於是將一切檔卷中之記載，凡作「金」或「後金」字樣之處，咸一律毀去，改爲「滿洲國」或「滿洲部族」，務令從前使用「金」與「後金」之痕迹，俱消滅無餘。太宗更爲永久詳密之攻慮，乃溯及既往，以銅敕世人之耳目，改訂太祖實錄，謂與「滿洲」同音之「文殊」，實係彼族之初祖布庫里雍順在長白山東，騎采里城，居住時所建之國。子孫孫繼承至今者，以爲進一步之愚惑。而果然具意外之效力，至六七年後，四藏之達賴喇嘛登冊書至于奉天，竟稱太宗爲「曼殊師利」皇帝也。自是以後，世人俱陷其術中，幾忘清人當時有此一番僞矣。此誠不可不謂太宗成功之一端也。（東北叢刊第十四期，滿洲發達史，楊成能譯。）

何以太宗以「後金」「金」爲諱，而必欲塗改之？稻葉氏云：

夫國號一名稱而已，而太宗竟能斟酌內外之心理，謹嚴選擇，并藉以運用政策焉，其英敏之見地，求之前史殆無其例。至於「金」與「後金」，當時漢人恆釋作惡冤羅刹之義，歷史上曾有此項記載。况漢人之前代如宋者，固曾受金人之毒害，甚至尊之君主亦被彼所捕虜，而拘囚于黑龍江上之五國城焉。而蒙古人者實爲明人之敵人，對於蒙古人與女真人之區別，又不甚明瞭，以爲東北塞外崛起之強敵，後然雖祖後裔也。則選用「金」或「後金」之年號，徒足以增加漢人之反感。

太宗因政治上之關係，以「後金」「金」爲諱而塗改之，又何以必改

92136 為滿洲乎 稻葉君山云

不曰女真，又不曰大金，即擇此新字面，頗為有趣味之問題。吾人攷之，此字面之選擇，又胚胎於對外關係。蓋崇德初年，包容種族之範圍，於彼等部族外，有強大之內蒙古。當太宗改國號時，既已棄大金之名義，又撤女真之舊稱，不得不另擇一適當部族之稱號。是則內對女真部，外對於新附之蒙古，擇一最共同之佳名，固彼等君臣所深思而熟計者也。以此用意，太宗乃採用稱太祖為「滿洲」之尊稱。此尊稱互西藏蒙古女真及朝鮮皆知之，予當時之人心，得與以良好之感應，無可疑也。（清朝全史上册頁六十）

歸納言之，太宗諱金而改滿洲之原因，有兩方面：從消極方面言，去「後金」或「金」字樣者，意在消弭明人所懷曩昔宋人仇金之心理；從積極方面言，改號滿洲者，實欲博得一般女真蒙古等部之擁戴也。為欲達政治上之目的，故不惜欺騙世人，而將一切檔卷中之「後金」或「金」咸改為「滿洲」字樣。

清太祖太宗曾以「後金」或「金」為國號，今日已無可否認；清人之諱「後金」或「金」為國號，亦不能不以為然。特諱「後金」或「金」而塗改檔卷之年代，尙未確定。稻葉君山遽斷為太宗天聰八年，似未深審。據日本人在奉天崇謨閣發見之朝鮮文書，崇德元年朝鮮來書，尙稱「金國汗」（明治四十二年東洋協會調查部學術報告頁一三七）滿文老檔載崇德元年十月，亦有「金」之字樣（金梁等譯滿文老檔機錄下編頁四五下）太宗天聰八年果以為諱而塗改檔卷，則朝鮮來書不能仍稱「金國汗」，滿文老檔亦不能存「金」之字樣也。

太祖建號「後金」，太宗因之。太宗崇德元年，改號大清，雖不能不

謂為政治上之一種策略，然亦不能謂檔卷中之「後金」或「金」為太宗所塗改。蓋太宗兵馬倥傯，不但未暇文事，且燕京未下，明室猶存，人民未為所屬，似尙不必。是則塗改檔卷中之「後金」或「金」為「滿洲」，與其謂太宗所為，無寧謂世祖以後之事。稻葉君山見太宗改號大清，遂意檔卷中之「滿洲」亦為太宗所塗改，不免附會矣。

(二) 諱建州而改滿洲

明代女真分三種：一曰海西女真，二曰建州女真，三曰野人女真。建州女真，愛新覺羅氏所從出也。明永樂元年，設建州衛；十年，又設建州左衛，授女真大酋官職，而使統領之。故清太祖太宗以前會臣屬明廷，毫無疑問。近據朱希祖君謂太祖未號「金」以前稱「建州國」，太宗天聰時因諱「建州」而改為「滿洲」云。故檔卷之「滿洲」實為太宗所偽造，而追改之。

其未稱「金國汗」以前，稱「建州國」，至太宗天聰時，始追改為「滿洲」，而諱建州。（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金國汗姓氏考。）

又云：

當清太祖始建國號時，其對明廷，則稱「建州國汗」；而據朝鮮咨報，則稱「後金國汗」。

朱氏並引陳國元皇明從信錄，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芳瑞徵東夷考略，明神宗實錄，管葛山人（彭孫貽）山中聞見錄，海濱野史，建州私志，太祖武皇帝實錄等書為證。至諱建州之理由，則謂：

然則改建州為滿洲，實起清太宗。至其何以諱「建州」而改「滿洲」，則亦不外以諱

州爲女真族，仍恐引宋金仇敵之觀念，且避去以屬官而反叛宗國之惡名。

考是說最先之意念，蓋出發於「南朝誤名建州」之一語，此語原注於太祖武皇帝實錄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一句下，無論此語爲當時史官無意之誤，或有意之諱，要不必即謂未稱「金國」以前稱「建州國」也。例如契丹，唐太宗曾置松漠都督府，以酋領窟哥爲帥矣，若據通典唐書或其他唐代史籍，而謂契丹曾號「松漠國」，則未可信也。蓋松漠，中國之名，契丹則自有之號也。故所謂「建州國」者，無寧謂爲中國書所載如是，而建州女真固自有其稱號也。

進言之，建州亦似無可諱之理。考唐書渤海傳已見其名，歷遼金元史不絕書。明廷雖於此設衛，亦不過沿其字面而已。退一步言，清初雖以建州爲諱，亦係世祖入關以後之事，要不必統歸太宗一人。

至謂諱建州而改滿洲，意避屬官反叛宗國之惡名，想清人未必有此心理。一則草昧初開之民族，對君臣觀念甚形薄弱；再則天命元年以後，清人與明固自處於對等地位，故有指中國爲「南朝」之語。

合二說觀之，一則謂諱「後金」或「金」而改爲「滿洲」，一則謂諱「建州」而改爲「滿洲」，一而二，二而一，均主張滿洲一詞爲太宗所僞撰，不見乎太宗天聰以前也。

是說之根據不外兩點：（一）明末文書，朝鮮載籍中，未見「滿洲」字樣；（二）清初於各項記錄，會事塗改。就第一點言，太宗以前之清人自己紀錄原本甚少，且年代悠久不無散失，今因更少之紀錄（未經塗改

者）中不見「滿洲」，而謂太宗以前原無此字，終爲未妥之語。朝鮮載籍而爲稻葉君山所據者，大都崇謾閣所藏來往文書。夫兩國文書固當用兩國國號，其時太祖已建號「後金」（稻葉氏所據者，大抵天命元年以後之文件），來書稱「後金」，事理之當然。以文書中不見「滿洲」字樣而謂原無此字，亦屬危險之語。至於明則不免道路傳聞失實，例如契丹之迭刺部，本耶律氏之基本部族，五代宋初紀錄中絕不見其名，若以此而謂迭刺部原未曾有，終爲武斷之辭。就第二點言，太宗塗改紀錄，實未有充分之證據，人未能信，特因清人會有此番作僞，稻葉君山遂推論「滿洲」爲太宗之追改耳。孟森君云：

太祖以前百餘年即有李滿住，太祖亦爲其將士尊之曰「滿住」，則明爲襲其本部之舊稱，並不因西藏之稱爲「文殊師利」始有其名。蓋「滿洲」既爲酋長之尊稱，則其所稱爲始祖者，必即爲建州女真之酋長，當時即受其所屬尊稱曰「滿洲」，當無疑義。後既以「滿洲」二字移轉而爲國名，則溯其得此二字之由來，謂在始祖之世，雖因果之間未盡核實，要未可卽指爲捏造也。（清朝前紀上編，頁五上）

孟君以「滿洲」爲建州女真酋長「滿住」之衍變。蓋李滿住在太宗數世以前爲建州女真之最活動者，自宣德至成化屢見其名，故「滿住」實爲一種尊號，由尊號轉爲滿洲國名也。「滿住」之名既見宣德之世，則「滿洲」一詞之由來久矣。

近人金梁整理遼寧故宮所藏滿文老檔云，老滿文似蒙非蒙，似滿非滿，不易認識。經多人研究，費十數寒暑譯成百餘卷，以卷帙浩繁，動費鉅資，未能付梓，乃擇要排比，先以二編問世，題曰「滿文老檔秘錄」。初

頗疑此書不可靠，一則恐清初有所竄改，再則恐譯者有不實或錯誤處。後仔細觀其譯文頗有斟酌，名詞習語亦不苟且，殊非率意之譯者可比。

至於「金」「滿洲」字樣互見，決非經清初塗改之本。如：

(一)〔天命六年三月〕上遣書朝鮮國王曰：「後金國大皇帝遣朝鮮國書。」〔上編，頁十八上〕

(二)〔十年正月〕我嘗與彼等人有約，如金國出兵時，我乘白馬，執白蠟，軍前喚爾衆，可合擒主將。〔頁四三上〕

(三)〔十年正月〕自王城向南二十里外，由北進瓦爾喀，有百餘人，餘處皆金國之人。〔頁四三下〕

(四)〔天聰五年十一月〕勅諭金漢蒙古官員知悉。〔下文，頁三四下〕

(五)〔五年十一月〕爾金漢等官，但有子八歲以上……〔頁三四下〕

(六)〔崇德元年十月〕今大金之後天聰皇帝，出而御世……佛羅山西地方欲見金裔……見書即發金兵……至而見汝爲金裔……夢中得見汝爲金裔。〔頁四五下〕

老檔如經塗改，此「金」「後金」等字決難存留。又天命六年三月條，譯者題曰「太祖會稱後金國汗」，則譯者於「後金」「金」「滿洲」「滿」等字辨別甚明，當無不實或錯誤也。

如所說不誤，則「滿洲」字樣見於天聰以前者，無慮數十處，最早在癸丑年，明萬曆四十一年，清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三年，已載其名。余將

用孟君語云，「溯其得此二字之由來，謂在始祖之世，雖因果之間未盡

核實，要未可即指爲捏造也。」漢譯之「滿洲」，或始自太祖太宗間，清音之滿洲，必早見於太祖太宗以前也。

「滿洲」名稱產生之由來，既如上述，則其字義又作何解乎？關於「滿洲」之字義，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均有推測。惟各是其說，未有定論。有以滿洲爲清亮之義者，有謂因地產珠而得名者，有謂因夷酋得救於豬而命名者，有以爲滿仲之衍變者，有以爲勇猛之義者，有謂由肅慎之音轉者，有謂由勿吉靺鞨之音轉者，有謂爲滿節者，有謂爲滿咄之衍變者，有謂出自文殊師利者，亦有謂建酋「滿住」尊號之轉變者。異說雖多，是非可辨。

(一) 滿洲爲清亮之意

此說始自羅斯牧師 The Rev. J. Ross 氏在中國多年，著有滿洲人 The Manchus 一書，書之第七頁以「滿洲」解作「清亮」Pure and clear，其後和司勃特牧師 The Rev. F. L. Hauspott 之中國史節要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p. 81. 採其說。寇林牧師 The Rev. S. Couling 著支那學辭彙 Encyclopedie Sinica

時，亦收其說。按「滿洲」一詞不論在滿文或漢文中，未有作「清亮」之解者。羅斯牧師誤以「滿」「清」二字通用，遂以「清」字而解「滿洲也」。蓋「滿」「清」二字若用爲專名詞，固無差異，如英文可作 The Manchū Dynasty，亦可作 The Chin Dynasty。羅斯牧師未能精通漢字，不幸鑄此大謬，殊可笑也。

(二) 滿洲爲勇猛之意

三 滿洲字義之推測

女真語與蒙古語相同者甚多，如蒙古人名中有蒙哥，蒙哥帖木耳，

孟特穆，萬汗等名，女真人名中亦有之。故蒙古語中之 Mong，即女真語中之「滿洲」，其意爲「勇猛」。就字義而用爲國號者，如元明是也。

此說載見明治四十二年，東洋協會調查部學術報告市村瓊次郎之清朝國號考。氏未注明出處，不知何據。余按玉爾注馬哥字羅遊記第一函第一冊，頁二九四 (H. Yule Travels of Marco Pole Vol. I. BK. I. p. 294)，引洛克爾之盧拉克傳頁 111 (Rockhill, Ruhruck p. 112) 云：「斯米德 J. Schmidt (Ssang Setzen, 380) 謂蒙古源於 Mong 之一字，意爲「勇敢」「冒險」「大膽」。據拉希特 Roshid eddin (見多桑蒙古史 d'Ohsson, i 22 引) 則謂「孱弱」「無能」之意。蒙古之「蒙」據中文意爲「蒙昧」，則所說係譯音，非也。據斯米德諸人謂蒙古源於 Mong，據市村氏亦謂「滿洲」源於 Mong，豈有蒙古滿洲俱出一源之理。恐市村氏妄說耳。

(三) 因地產珠命名滿洲

此說載見史祿國之滿洲人之社會組織 S. M. Shiragrot,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p. 160 意謂「滿洲」古產名珠，輸入中國後，中國人甚爲羨慕，遂名「滿珠地」the land, 'Plenty of pearls'。按此說由乾隆四十二年之諭旨誤會而來。原文云：「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西人對中文每多隔閡，就字尋義，遂譯「滿珠」爲 'Plenty of Pearls'，又妄肆穿鑿而謂地產名珠，中國人因以爲名，亦可笑矣！

(四) 因夷酋得救於豬而命名

滿洲之「洲」與「豬」音相近，相傳古時東夷有一酋長與中國兵交戰，不勝，逃入一豬圈，藏豬羣後。中國兵追至，人忽不見，惟見圈中諸豬，因呼曰「滿是豬」，乃相率退去。夷酋得救後，建立一國，號其國曰「滿豬」，訛轉而爲「滿洲」。此亦載見滿洲人之社會組織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p. 160。據云出自中國小說，但未提其名。中國小說而臬載此說，亦屬無稽之談，烏足當考證之資。考其附會之點有二：(一) 古代東北產豬，外人每以清之髮辮起因於豬尾 Pig-tail 以豬爲號並示象徵之意；(二) 滿洲，英文作 manchu，「洲」作 Chu，「豬」亦作 Chu，音讀相同，遂誤會二字爲一。

(五) 滿洲爲滿仲之重出

日人伊丈貞夫隨筆，據伴信友之中外經緯傳，謂清之先出自源義經，義經從蝦夷渡金國，以功起家，嗣奴兒干酋及其子孫孟特穆爲建州都督，所謂清之肇祖也。義經於文治五年閏四月從蝦夷渡金國，時當南宋之世，大金甚盛之期。義經姓源，正與孟特穆之諡原皇帝合，蓋「原」一源」通用也。義經之先有名滿仲者，爲「滿洲」所自出矣。此說載見市村瓊次郎之清朝國號考，頗令人有注意之價值。日人久已垂涎東省，不惜捏造事實，東西胡拉，而謂清之先出自蝦夷，又謂滿洲出自蝦夷滿仲，誠極天下之大謬！

(六) 由肅慎音轉說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諭旨云：「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

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即

古『肅慎』為『珠申』之對音。」（滿洲源流考卷一）按肅慎亦作「息

慎」，亦作「稷慎」。女真因避遼與宗諱，改稱「女直」，亦作「女貞」，

「女質」，亦作「慮真」。（見大金國志初與本末條）亦作「注展」（見遼

史拾遺卷十三引余靖武溪集）亦作「朱里真」（見魏郭卷二五北風揚沙錄）亦

作「朱里拉特」（見博明希哲西齋偶得卷上）與乾隆所謂之「珠申」為

對音；「滿洲」與「滿珠」為對音。故以「肅慎」為「珠申」之音轉

則可；若謂「滿洲」為「肅慎」之音轉則不然矣。

(七) 由勿吉靺鞨音轉說

「勿吉」音轉為「靺鞨」，又轉為「滿洲」。「勿吉」古讀 Mat-

Kit，北平音讀 Wu-chi，「靺鞨」古讀 Mat-Kat，北平音讀 Mo-ho。

古音「勿」「靺」通用，故與「滿洲」音亦同。今音 ho, hsieh 區

別亦小，如喝、謁、謁、謁、謁、謁，每易相混。女真人發音不確，讀喝若

謁，不無可能。故以「靺鞨」讀作 mo-hsieh，轉為「滿珠」，再轉向為

「滿洲」也。此亦載見市村瓚次郎清朝國號考，氏主張「滿洲」出自

太宗崇德以後，故斥此說。余案唐代東北有一大國名「渤海」，「渤海」

或即「勿吉」。「靺鞨」之音轉，又與東海國之「渥集」為對音（見

製武記卷一）而「渥集」既不在「滿洲」五部內，則「滿洲」為「勿

吉」「靺鞨」音轉之說不無牽強之嫌也。

(八) 由滿節音轉說

宋邢昺論語註疏舉九夷之名曰：

- 一日玄菟
- 二曰樂浪
- 三曰高麗
- 四曰滿節
- 五日菟婁
- 六曰索家
- 七曰東屠
- 八曰倭人
- 九曰天鄙

又邢昺爾雅注疏九夷之名，所載亦同，惟「滿節」作「滿飾」，「菟更」

作「菟夷」，蓋因字體相似，而致誤也。按後漢書卷一一五，「夷有九種：

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章懷太子注引竹書

紀年云：「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

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此所謂九夷之名，

與邢昺所載迥異。蓋兩漢以前，冊典所紀四裔之名，每就其俗尚，或其所

在之方向名之，如赤狄，白狄，犬戎，林胡，東胡，西戎是也。兩漢以後，則各就

其本稱而譯為漢字也。

「滿節」北平音讀 Man-chieh，轉為「滿珠」，更轉為「滿

洲」，殊為可能之事。又按天聰二年十一月，太宗與朝鮮書云：「聞貴國

有金元所譯書詩及四書，敬求一覽。」朝鮮來書云：「第金元所譯，則會

未得見；國中所有，只是天下通行印本。雖非來書所求，而不欲虛厚望，聊

將各件，通共三十六冊呈似，只領情也。」則清太宗天聰二年，已有四書，

由此可以證明。而范文程輩頗能通經史，或據論語注疏，建號「滿節」，

訛轉而為「滿洲」，誠為可能之事。

此說亦載市村瓚次郎之清朝國號考，氏舉六說而折中於「滿節」

亦近附會。余意不論「滿節」或「滿飾」與「勿吉」「沃沮」「靺鞨」「渤海」「渥集」或「窩稽」俱爲對音，而爲一貫之名稱。與「滿洲」終當各別。朝鮮所進四書，實未明指爲註疏本，而只云「天下通行印本」，范文程輩果能通經史，則何以舍「渤海」大國之名不用，而必搜求註疏中乖僻之名耶？

(九) 由滿咄而得名

哥爾斯基 V. Gorsky, O proishozhdenie etc. p. 136. ff. 以「滿洲」爲東胡民族之尊號，如室韋（紀元後第五至第六世紀時）靺鞨呼其酋長曰「滿咄」此「滿咄」即今之「滿洲」也。按此說本隋書之室韋，靺鞨傳云：「南室韋……分二十五部，每部有『莫弗』滿咄」猶酋長也，「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弗滿咄。」又靺鞨傳云：「渠帥曰『大莫弗滿咄。』」此「莫弗滿咄」，「乞引莫弗滿咄」，「大莫弗滿咄」一望而知爲綴合字。室韋傳云：「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則此「莫何弗」即「乞引莫弗滿咄」，「大莫弗滿咄」之「莫弗」而爲副首領也。加「滿咄」則爲酋長，故知「滿咄」爲東胡民族之一種尊號。此說言之近似，若尋滿洲語類似之字，則惟「烏珠」足以當之。波欽定金史語解「烏珠」頭也」（卷一）亦可以領袖解，古音「烏」「滿」通用，則室韋靺鞨之「滿咄」無寧謂爲滿洲語中之「烏珠」也。由「烏珠」轉變爲「滿珠」再轉變爲「滿洲」亦不無可能焉。

(十) 出自梵文「文殊師利」說

主張此說者，有章太炎（見華國月刊第二第三期，與弟子吳承仕論滿洲舊事書，清建國別紀）汪榮寶（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編頁四九引），稻葉君山（見清朝全史上册頁六十，東北叢刊第十期，滿洲發達史，楊成能譯）其根據大抵不外滿洲源流攷（卷一）

以國書攷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韻。後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毗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尾闕遮木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鴻號繁稱，實本諸此。

按「曼珠師利」即「文殊菩薩」，外藩稱清朝皇帝多用此號，不獨西藏已也。如廓爾喀（尼泊爾）所稱亦然。據西藏奏疏（東洋協會調查部學術報告頁一五〇引），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廓爾喀王額爾德尼上奏文云：

奏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撫育萬國，壽如須彌山，至大至尊文殊菩薩大皇帝寶座前，恭請聖安。

則滿洲源流攷所載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之語，確有所本。然清朝「光啟東土」時，果指何時，源流攷亦無明確之辭。據稻葉君山云，明成化三年戰役中，占重要地位之女真君長李滿住，即以「文殊師利」爲名也。

阿哈出 (A Khaetu) 釋家奴 (Sho-Knu) 李滿住 (Li-Manchu) 猛花不哥 (Mongupukha) 撒滿答失利 (Sa Mandashili)

142 釋家奴，即釋迦奴，「李」及「撒」為姓，「滿住」及「滿答失利」為「文殊師利」。建州會既皆喜用佛號，則可推知其部族歸依佛，必甚早也。

由此可知「滿洲」名稱之由來甚久，非始自太宗之偽造，固章章可考也。稻葉君山恐此與其前所持之太宗偽造說互相矛盾，而又重加申明云：「蓋彼（太宗）佞佛之思想，與其祖先渤海人佞佛之思想，大相逕庭也。……彼之佞佛思想，乃欲利用佛名，以企圖他族之歸心也。……彼對於文殊遺跡之五台，乃欲運用政策，置之自己國境之內者也。」

（滿洲發達史協成能釋）氏重視太宗之偽造，而忽視「滿洲」名稱之衍變，此為余所絕不謂然者。

（十一） 出自建州女真尊號滿住說

此說自丹陽唐邦治始，孟森繼之為之攷證，頗中肯綮。孟氏據明實錄云，宣德四年，建州酋「滿住」請入朝，充宿衛，不許。正統元年，建州衛指揮「李滿住」奏被忽刺溫野人侵害，欲移居遼河草河。正統三年，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為朝鮮所壓迫，內徙遼東。正統五年，勅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聽總兵官曹義等安插，與「李滿住」同居。成化初，李秉等討建州，斬「李滿住」，距宣德初已四十年，恐所謂「李滿住」已非顯忠之子。至清太祖，仍稱「滿住」。據朝鮮書籍如燃藜室記，柵中日錄，萬曆四十七年，明所檄調之朝鮮兵，以三月初四日，見明兵大敗，與清兵約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乃言：「此事當到城，見『滿住』後，

許令還國。」明季北略，萬曆四十四年，清太祖建元天命，國號後金，黃衣稱朕，當時自稱曰「朕」，而其臣下則稱之曰「滿住」，可見「滿住」為一尊號，至太祖時尚以此呼之。

「滿住」之為建州女真之尊號，已知之矣，然又何以蛻變而為「滿洲」國號，不妨引孟氏原文於此：

建州一部族，可稱為「滿住」為酋長之部族，則謂之為「滿洲部族」，猶之稱國為王國，帝國，侯國之類。「滿洲」固非部族之名，而稱建州部族為「建州滿洲部族」，則其文義，猶之大清帝國，日本帝國，比利時王國，盧森堡公國，略無足怪。（清朝前紀上編，頁四）

建州女真以「滿洲」為尊號，猶中國以「帝」「王」「公」「侯」為爵秩也。「滿洲」下加「國」字，猶中國帝王公侯下加「國」字，為帝國，王國，公國，侯國之類也。此與英國 archduke 為公爵， archduke com 為公爵采邑， earl 為伯爵， earldom 為伯爵采邑亦同。

他人聞建人自稱我「滿洲」，不以為建州人係傳其主命，直以為建州人自名其國或部族為「滿洲」，建州人亦遂承認之。其後太宗時致書明督師袁崇煥，即自稱「滿洲國皇帝矣。」（雙龍齋用「滿洲」二字為國名，其中蛻化之所由來，約略可見。）（全上）

為當時建州人設想，不免附會牽強，天下寧有舍自己原來之尊號，而承認人所誤為部族之名耶？

總此十一說觀之，前八說率皆附會之談，余於每條之後，略作簡單之批評，此不復述。第九說雖近於理，第無明確之證據，不敢遽以為然。後二說則證據確切，甚中肯綮，「滿洲」蛻化之由來，歷歷可見。然余意「滿

洲」名稱與其謂出自梵文「文殊師利」或出自建州女真尊號「滿住」無寧謂爲原出自梵文「文殊師利」更轉而爲建州女真之尊號二者之間，有因果關係，不能屏甲，亦不能斥乙也。

吾人於前節證明「滿住」爲「文殊」而「滿住」復爲「滿洲」之前身，攷北方民族中，以文殊爲號者不自建州女真始，而契丹第六朝之聖宗已稱「文殊奴」矣。（見遼史聖宗本紀第一）其不同者，一則下加「奴」字，示謙下之意；（湯運泰金源紀事詩卷一云：「遼人佞佛，多以佛名居上，而下加『奴』字，以見皈依之意。」）一則直以「文殊」爲號，示尊大之別焉。李滿住之同輩滿答失利爲「文殊師利」寧德距成化間之「滿住」，太祖所稱之「滿住」，均「文殊」之異譯，則「文殊」之號實有宗教與政治之意味矣。易言之，「文殊」初爲個人之佛號，子孫相沿，遂爲政治領袖之尊號矣。

遼金元以後，漠北佛教甚盛，而吉林一帶又爲金源兆興之地，寺院碑塔存於今者尙多（見日人伊東忠太所著之滿洲之佛寺建築）明廷曾於其地設僧綱寺，建寺院，實利用其所好而爲之也。當日其地佛教之盛，由此可想而知。此「滿住」（文殊）初爲其領袖之佛號，子孫世襲，相沿而爲其領袖之尊號，若帝若王，若公若侯矣。故吾人於明實錄所見之「滿住」，率皆指建州女真之大酋焉。

92143 約言之，佛號之「滿住」爲因，尊號之「滿住」爲果，二者互相連貫，無寧合二說爲一也。

至以尊號更轉爲族號，實爲古今中外習見之事。如中國古代之氏族，或以官職，或以采邑，如司馬司城韓趙魏也。（詳見日知錄集釋卷三三）求之北方民族中，「若吐谷渾阿柴虜者，遼東鮮卑也。自吐谷渾西行創業，至孫葉延始以王父字爲氏，號『吐谷渾』。」若「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右『且渠』之官，蒙遜先世爲此職，故以爲氏。」（見沈約宋書夷貊傳）此例曷可勝紀。故由尊號衍變爲族號國號，爲順序之事。建州女真以尊號之「滿住」更轉爲族號國號之「滿洲」，不足爲異也。

四 結論

本文終結，非欲照行文之成例，將前後所述，作幾句簡約之辭，亦非欲將許多學者久懸而未決之問題，在此冒昧武斷；乃因前所敘述，或有未盡，不妨在此補充數語，提供國人參考。

「滿洲」一詞載見滿文老檔者，最早在清太祖稱天命之前三年，已如上述。今據朝鮮紀錄（亦稱樂善山所撰者見滿洲發達史）嘗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之春，都元帥姜宏立加入明軍，以征伐清之太祖，中途被清兵所擄，以之謁見太祖，見太祖之部下，俱以「滿住」稱號太祖，加於「汗」之尊號上。按太祖天命元年爲萬曆四十四年，萬曆四十七年爲天命三年，時在建號後金，改號大清之間。以「滿住」稱號太祖，且加於汗之尊號上，則可知爲「滿住汗」與「後金國汗」命意

144同。「滿住汗」當係「滿洲汗」足證太宗偽造說之不可信，而滿文老檔之可據也。

吾人須知一民族必有其族號，一部必有其部名。所謂建州女真者，明人稱滿洲民族之名，原非其自號，此點須深注意。且爲一籠統之名詞，如五代只知契丹爲契丹，而不知契丹分若干部族，迭刺爲耶律氏所自出也。又如北宋只知女真爲女真，而不知完顏爲金源，兆興之部族也。然則清之先果以何名號其部族，舍「滿洲」外，實未能尋出其他名稱，而爲建州女真自號者，由此推知清代官書稱「滿洲」始於其遠祖布庫哩雍順，亦未可厚非。

總之，「滿洲」決非太宗所偽造者，漢字之「滿洲」或起於太祖太宗間，滿音之「滿洲」必早見於太祖以前，此余再所敢申述者也。至於漢字何以譯作「滿洲」而不作「滿州」或其他同聲之字，亦一有趣之問題。章太炎先生云，「建夷不知文義所在，范文程輩亦庸鄙陋儒，不識西藏所稱之意。」（華國月刊第三期與弟子吳承仕論滿洲書事）未免出於卑視清人之心。乾隆雖云「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

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亦未道其究竟。余意漢字譯作「滿洲」，有以二種解釋：

(一)「州」爲中國州府之「州」，唐宋以後所指，不過一小地域之名。清人欲以其部族名異於普通之「州」，故譯作「洲」。

(二)金史地理志云：「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即指此。」太祖太宗嘗以大金之後自居，命族名爲「洲」，乃以其與「金源」暗合。崇德元年改號，擇從水之「清」字，亦是此意。

由上所述，「滿洲」原非地名，章章可攷。今後國人文書中，無論英文中文，均應從國有之名稱，合稱則爲東三省，分名則爲遼寧，吉林，黑龍江，不應作「滿洲」。至於「南滿」，「北滿」，「東蒙」，「間島」，更爲日俄割裂吾國土地之名稱，尤不當出諸吾人之口，供人利用。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今土地雖被掠奪，實可亡，名不可不存。苟人心未死，念念不忘吾之東三省，則數年後，或數十年後，仍可還爲吾中華民國之一部也。

